



小区里谁醒得最早? 树上的小鸟吗? 曲曲折折 的步行道两侧,是槭树、桂树和香樟树搭成的绿荫, 枝叶交错,不分彼此。茂密的树冠,构成了鸟儿的街道 和住宅区。但是此刻,四周阒寂无声,并没有鸟儿在枝 丫间跳跃,鸣唱。虽然立秋近一个月了,但仍是酷热难当。鸟儿 们还在安睡,在一天中最为静谧清幽的时段,愿它们都能做一个

·辆婴儿车从树下经过,一名女婴躺在小车里,吮吸着手指, 一边睁大眼睛望着树木和天空。天空湛蓝,太阳还没有出来,世 界布满柔和的晨光,树木的绿色对婴儿的眼睛有好处。微风吹动 树叶,一系列动态的、优雅的目标吸引着她。婴儿很快捕捉到一 片叶子,然后是一朵云,在枝丫间缓缓移动。

婴儿只是用人类最初的眼睛去看世界,初识人间,她会有怎 样的欣喜?她所接触到的事物,并不是我们赋予了意义的事物, 而是事物本身,婴儿眼中的世界,是一个纯粹、初始的世界。她不 会知道秋风秋雨后,那些叶子会变黄,会凋零,不知道人世间有哀 戚和悲伤一说。很幸运,这些知识和体验还没有植入她的大脑和

是的,我要告诉你在这样的清晨,醒得最早的是 婴儿。当晨光从窗子透进来,她就睁开了眼睛,再也 不想睡了。对于婴儿来说,这个世界如此崭新、有 趣,她急于想参观这个世界,了解这个世界,迫不及 待地想参与进来。

平日里那些骑着单车飞驰的孩子呢? 那些滑滑板的孩子呢?他们还没起床,他们 和鸟儿一样还在睡梦中。那些大孩子,对许 多事物见惯不惊,仿佛已历经沧桑。

只有婴儿,依然早早醒来。男婴好动, 在大人怀里就没停歇过,一会儿弯腰,一会 儿后仰,一会儿转向左边,一会儿转向右 边。到处都有吸引他的事物,到处都有转瞬 即逝的精彩。大人经不住折腾,把他放下

来,一碰到地面,他就想跨步出去,若一放手,必然跌倒,看他步履 维艰的样子,真让人忍俊不禁。

在转角处,我遇到一对双胞胎小姐妹,她们面对面躺在小车 里,咿咿呀呀说个不停,同时手也在比比划划,指指点点,像是在 讨论,又像在争辩,以一种初生牛犊的勇敢发表对这个世界的看 法,似乎还在尝试对这个世界进行重新规划。

想起女儿还是小婴儿的时候,每天天一亮就醒了。有时候是 祖母,有时候是曾祖母抱着她出去玩。女儿长大后说她还记得曾 祖母带她玩的情景,并且还能讲出一些细节,我觉得很神奇,她觉 得自己天赋异禀。

有时候我也带她出去玩,把她像包裹一样夹在腋下,或者扛 在肩上,她也不哭,还咯咯咯地笑。我一边走,一边跟她讲话,她 只是听,因为她还没有学会说话。我给她讲沿途的事物:这是桃 树,这是竹子,这是石头,这是狗狗。她就目不转睛地看着,嘴里 发出啊啊哦哦的声音。有时候像是若有所思,我完全有理由相信 她听懂了我的话,通过感知事物的形状、颜色认识了这些事物。

我摘一片光滑的叶子或者粗糙的叶子让她摸;或者掐一朵雏 菊,凑到她鼻子边,告诉她这是花香;捡到一片白色的羽毛,在她

> 脸上拂一拂,她感受到痒痒,咯咯咯地笑起 来,有一次,一群大白鹅摇摇摆摆走过来,发 出呱呱的叫声,那声音高亢、嘹亮,她显然吓 着了,以手掩面不敢看。我告诉她,这是可 爱漂亮的大白鹅。接着给她念:鹅鹅鹅,曲 项向天歌……这大概是她上的第一堂文学 课吧。后来她竟然敢伸手去摸这些体形巨 大声如雷鸣的家禽了。这就是一个新的生





能懂的话

习惯 □润叶

习惯把闹钟调快十分钟

这样,就可以去看 一片红叶开始燃烧 一潭死水开始复燃 把一棵摔倒的小草,扶起 可以看到玉米有根有节地长 农民工有规有矩地素面朝天 狂风暴雨,长 雪花漫天,也长 看青苔无根、无花、无果,也长 我还可以用快出来的十分钟 和另一个自己博弈 衔着记忆里的炊烟 往回走 还可以,替逝去的一切事物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蝙蝠

做一次祷告,低一次头

沉默一回

□吴定伦

每一个夜晚都是浪漫的 一想到花前月下的缠绵 日头和云朵便面色羞红 把心里话深藏在心底 大概连星星都没听明白 夜莺在不停地追问 猫一样的眼神 也无法辨清黑白和是非 一只蝙蝠总是自如翩飞 目标和方向精准 无所谓光明和暗夜 (作者系重庆市石柱县作协会员)

在空调屋里等雨

□李毓瑜

从26度的空调屋 望出去 白花花的太阳 玻璃门外 透明得没有温度 游泳池干涸 树上的知了噤声 楼下步行街 空旷得没有一个行人 穿着橘色工作服的女人 在透明的阳光下 不停地挥动着 细竹扎成的扫把 一只黑色的流浪瘦猫 一道黑色的闪电 疾驰地划过42度 空气中的静默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外婆的家常菜

居家过日子,锅盘碗盏里出来的饮食,是 生活的基础,而其中的一些家常菜则是基础 中的基础。环顾我的亲朋好友,我发现几乎每一个家庭里 都有几样最受欢迎的家常菜,或源自外婆、奶奶,或源自母 亲父亲。这些家常的滋味,会在十几年、几十年里,成为家 庭中一两代人,关于家庭生活最长久的记忆。

作为土生土长的重庆人,至今还能记得那时外婆做的 一些带有重庆特色的家常菜。

限于运输条件,儿时的我只见识过咸带鱼。我们烧的 是一种散煤, 咸带鱼清洗切块前, 先用报纸包好埋进湿漉 漉的煤里除盐,我的任务就是半天后,从煤堆里"发现"那 些带鱼,取出后泡在淘米水里再次除盐。咸带鱼确实太 咸,却是许多人家里的美味。外婆在厨房里煎出来的带 鱼,黄灿灿的奇香无比,肉质紧实,极其下饭,令我终生难 忘。十多年前,我就曾经去几家超市找过那种咸带鱼,结 果再也找不到了。于是,我就买来新鲜带鱼自己腌制,将 其改造成为家中很受欢迎的一道家常菜。

在做凉拌马齿苋时,我可以做的事就比较多,跟外婆 去野地里采摘,回家后整理清洗。外婆凉拌的马齿苋作料 简单,只放点酱油、醋,还有麻油。外婆说,这个清火,你在 外面跑 大阳毒 可以多吃点。直到现在,我还按外婆的方 法做过这道菜,只是我做不出那种清新与爽口的味道。

那时物资很匮乏,偶尔熬一点猪油,油渣是舍不得扔 的,在外婆的手里剁碎,配上韭菜或者白菜,加盐搅和在一 起,包出的油渣饺子,味道极其鲜美。后来我仍然会用油 渣包饺子,作为对童年的唤醒与回味,觉得其味道并不比 精肉包的饺子差。

居家过日子,家家户户大约都有泡菜坛,而外婆做 的泡菜也是一绝。泡菜坛常擦拭得纤尘不染,坛沿水常 换,十分清亮。开坛抓泡菜时,其特有的香气就扑鼻而 来。从坛中抓出来的泡菜,辣椒红艳、萝卜香脆、子姜开 胃、豇豆爽口……耳闻目睹,有时也在外婆的指导 下帮忙洗菜、晾菜,听外婆说些做泡菜的方法和注 意事项,长大后我也会做泡菜,即源于外婆的耳濡 目染,只是没外婆做得好,好在妻子、女儿很喜欢。 2012年,女儿在国外交换留学时思念家中的泡菜, 我就通过视频教她自己做,竟然效果颇佳。没想 到,外婆的厨房生涯,通过我在她的重孙女那里得 到延续。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记忆深处的呼唤

六月的风,轻轻拂起,一片片翠绿的脆李林,像 是听见了风声,自在摇曳。它们是家乡变迁的见证 者,更是果农们辛勤汗水与丰收喜悦的承载者

"快点出来摘李子吃!"爷爷的呼唤声,穿透晨 雾,回荡在院坝上。表哥身手敏捷,总是第一个爬 上树梢,摘下那一颗颗圆润的果实。而我,便在树 下,手捧篓子,接住那从天而降的甜蜜。摘完李子, 一家人围坐在大桌子旁,笑声中品尝着自然的馈 赠。爷爷回忆着爸爸学生时代的趣事,那时的李子 虽不算甜,甚至还带着一丝苦涩,但在我们心中,那 是一家人团聚的甜蜜时光,也是爸爸奋斗岁月的见 证。

爷爷的呼唤,如今只能在记忆的深处回响,而那 棵见证家族几代人成长的脆李树,依旧在季节的轮 回中,已然成长为一片脆李林且愈发葱郁。随着国 家政策的扶持与科技的进步,如今的巫山脆李,已成 为声名远播的品牌,它的甜美不仅滋润了当地人的 心田,更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市场上的宠儿。

走进脆李林,果农们脸上的笑容比阳光还要灿 烂。他们满怀希望地谈论着今年的收成,规划着如 何扩大种植规模,如何提升果实品质。因为脆率,他 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爷爷老家那片山头的 房子,已经从陈旧瓦片变成三层小楼,小时候的玩伴 也都出了大山,进了大城市发展。这一切的变化,都 是果农们不懈努力的成果。

> 脆李,于我而言,已超越了一种水果的界 限,它承载着山里孩子们的记忆,承载着父 辈们奋斗的时光,承载着我们对于美好生活 的向往和追求。每当夏日来临, 脆李挂满枝 头,那清亮的绿意,是果农们一年里深沉的

> > 巫山脆李的故事,是这片土地上 无数果农的故事,是他们用勤劳和智 慧,书写的一曲曲生命之歌。他们的 身影,如同这片脆李林一般,默默无 闻,却又坚韧不拔。他们的故事,不需 要赞美,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最美的风 景,最动人的诗篇。

(作者单位:重庆市总工会宣传服 务中心)